

至爱亲情

礼物

盼着,盼着,二十二号终于到来了。

这一天便是我期待已久的生日。好友的祝福早早便接踵而来,爷爷的拥抱也结实实。可就是不见父亲的身影。哪里去了?他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他可不能缺席。恰逢时机,我得好好地“讹诈”他一回,他也一定能如我所愿!时间不早了,得赶紧去问问爷爷,爷爷笑着摇头;奶奶,您可知否?奶奶盯着锅里,只是忙里偷闲地看了我一眼,嘴里说:可别焯化了。目光就又落在蹦蹦跳跳的高压锅压力阀上了。什么焯化了?这可不是我关心的。

心中顿生怨气。便用青春的箭步冲上楼,想着父亲多是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,一定是。我失望地瘫坐在书桌前,明明设计好的“讹诈某人”美景,显得如此苍白!罢了。人总是要咽下一些“委屈”的嘛!我自说自话。调整好心态,端坐桌前,还是趁青春年少读些好书,以便轻装策马青云路。

临近中午饭点,父亲才回来。刚刚翻篇的怨气此时又开始泛滥,我憧憬着:他之所以回来晚点是因为给我选礼物耽误了吧。我满满地期待——因为他是我父亲。哟!吃过午饭,父亲依旧和往常一样小憩于沙发上;我好几次走过去给我这个健忘的父亲暗示:老爸你知道今天星期几?等我过生日您要给我准备礼物哦?晚上回来吃吗?……他呢,翻了个身,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这咋还撬不动了呢?就凭我这杠杆。先前还算计要讹诈某人来看,现在看来别整那歪心思了。

再次失望。我是跳着还是跑着回到自己房间的已记不得了,只记得脸上有些发烧。此时,凉白开才是我最需要的。转身一想:成长路上一定布满荆棘,这个心迹历练的过程是他给我的第一壁垒。于是,便释然了。因为他是我父亲。

几时许,父亲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来。我模仿他上一刻待我的王者家长神态,不过我更牛,我可是神兽王者。父亲见状哈哈大笑,一把攥紧我的双手,我俩对视着,“儿子,你是不是认为我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?那可就错了,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生日,怎能忘?”我感觉到手被攥得太紧生疼,原来父爱是甜的也是疼的。“嗯!老爸,那您小老人家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了吗?”“那当然,生日快乐!”

啊?这算是完事了?还是完美了?

我实在不能再接受“重创”,这一天天。正值青春有点叛逆可扛不住这般压榨!我用力想挣开父亲的手,急不可耐地低头寻找可以逃脱的可能。父亲懂了,便松开了。于是,从裤兜里掏出一精美盒子,随即拆开,呀!是只“爸”气的卡西欧复古机械手表。父亲说:我思来想去,男孩子大了,要成熟稳重,要有担当,则先要自律,就从珍惜时间做起,好好读书。不是有句话说: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,心中有书,眼前的很多事情,就能找到对应点。强大自己,就有面对四面楚歌的退路,能为社会做贡献更是值得骄傲的。父亲替我戴上手表,看了一下时间,接着说:这个点刚好是你出生那刻。父亲,您的礼物令我喜出望外,您的用心卡点更是让我叹服!不由得对自己曾“痴儿不知父子礼”的言行感到惭愧。而您之所以还这般,因为是我的父亲!不能让眼泪掉下来,我努力控制着。父亲走出了我的房间,走进了我的心底。

这块表我一直戴着,很是爱惜。每每结束一天学习之后,我都会静听它的滴答声,似父爱雨露沁入心田,一如生命最好的状态。

响水双语学校八年级 秦溧远

思想纹理

用理性迎接生活里一切的陌生,用理性去拥抱款款而来的全新时代。

用理性去感知社会

现实之理性,熟迈向陌生。

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“乡土社会”,近乎静态,人所能感知的也多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。感性的认知似乎能解决大部分问题。

但,现代社会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变化、改革是时代的主旋律。每个人都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发现甚至连自己在内的社会万物都有几分陌生。传统的“慢节奏”已赶不上时代的步伐。

此处所谓之理性是一种相对概念。与感性相比,更类似于唯物唯心之区别。感性的认知从经验出发,遵循内心的生活范本而动;理性则根植于现实、物质加以主观的因素进行分析,求得待人处世的方略。

世界是陌生的,每一次的相遇都有所不同。我们无法用传统去适应瞬息万变的生活,乡土性的“熟人网络”“礼治秩序”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生命活力。唯有运用理性思维,从现实去推论、去探索,才能跟上事物的变化,处理好与陌生人的相遇。

社会更呼唤理性的到来,社会结构正在重塑,世界正进入历史三峡之中漂流。我们无法依靠亘古不变的“祖宗之法”去谋求生存发展,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道路,让真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。

由此看来,从一人之渺小,到一国之宏巨,无不需理性之精神。

一人之理性,先从跳出窠巢做起,跳出思维的舒适圈,面对陌生的外人与社会;不迷

失自我、以自觉判断面对陌生之自我。

现代社会里陌生之自我应是自我认同的陌生。旧时社会变化缓慢,一个人的身份也极少发生变化。现代,当我们处于不同的人群之中,身份也必然随之切换。其变化之迅速,常会让人不知所措。为建立起对自我之理性,则须要我们观察、分析、感知到自己的身份,并合乎身份地去与人交往、参与社会。

一国之理性,实践于每个国民的理性思维之上,提升于决策者的胆识与眼光。相信中国这艘巍巍巨轮在面向陌生的世界时能行稳致远。

用理性迎接生活里一切的陌生,用理性去拥抱款款而来的全新时代。

南师大苏州实验学校高一 王越

古典文学

“纳须弥于芥子,藏日月于壶中”

窗外忽然吹进来一股夹杂着丝丝夏天气息的穿堂风,风过留痕,我的书本被风吹起了好几页。风息之后,我本试图将书翻回之前的章页,不承想,风翻开的那一页,“赤壁赋”三个大字闯进了我的视线。再一看其作者——苏轼!东坡先生一直是我十分喜欢和推崇的中国古代文学家,我在初中的时候便已经能流利背诵出其著名词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了。这篇《赤壁赋》和我熟记于心的那首词有何关联和区别呢?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,以及对东坡先生的崇敬之情,我情不自禁地开始诵读起《赤壁赋》这篇散文。不知何时,我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读完全篇了,留给我的唯有久久不能挥散的澄澈与空灵之感,好似经历了一次润物细无声的灵魂洗涤。

究竟是什么令我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?是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“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”的月夜泛舟之美景?还是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。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的超凡缥缈之境?似乎都是,似乎又都不是。月夜泛舟于湖上,饮酒作乐,神游太虚,畅论古今。这是多么惬意自适的生活。皎洁的月光如一泓神圣透净的清泉倾泻于湖上、舟中,以及每一位在场宾客的身上,游人们无不感到神清气爽,身心舒畅,由清风、白露、高山、江水、月光带来的纯净自然之美使得在场的宾客们

不由自主地对酒当歌、神思悠游。东坡自然也神游其中。他饮酒乐极,扣舷而歌——“桂棹兮兰桨,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怀,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这里的“美人”或许真的是某一位有着倾城之姿的小姐佳人,又或许只是如屈原笔下的“香草美人”一般的美好事物的指代。然而,一如白居易在《简简吟》中所言:“大都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所谓“伊人”,总是“在水一方”,可望而不可即,美丽而脆弱。偏偏此时,有宾客吹起了凄婉的洞箫之音,“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”“舞幽壑之潜蛟,泣孤舟之嫠妇”。这一曲洞箫,凄切婉转,悲咽低徊的音调感人至深,使得东坡不由得“愀然”发问,全文的情感氛围由欢乐转入悲怆,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。宾客则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,慨叹曾经赫赫一时、趾高气扬,在船头对江饮酒、横槊赋诗,堪称是“一世之雄”的曹操,如今却已化为尘土不知去处。进而联想到自己,于是感慨人生之短暂,羡慕江水之永恒。

对此,东坡向宾客、同时也向读者陈述了他自己的见解。正是这一系列见解赋予了《赤壁赋》这篇散文以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哲学价值,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宾客因“羨长江之无穷”,故愿“抱明月而长终”,东坡即以江水和明月为喻,提出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

也”的观点。这里便涉及到唯物辩证法的哲学领域了,即如果从事物绝对运动的角度看,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,世间万事万物都时时刻刻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;而若是从事物相对静止的角度看,则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无穷无尽的,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世界上存在着相对意义上的不变与永恒。因此我们不必去羡慕那看似亘古不变的江水、明月和天地,毕竟从事物运动的角度看,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,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。同样,我们也无须“哀吾生之须臾”,因为人和万物一样也都是相对静止而永恒的存在。此外,东坡还倡导“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”的物质观。苏轼认为,人们对于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应适时地权衡舍弃,更无须强行去追求,因为一味地求取“非吾之所有”的事物往往都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。相比之下,唯有自然界的无边风月才是造物者赐予全人类的礼物,这才是人类真正应该追求与珍惜的无价之宝。

一花一世界,刹那即永恒。芥子之内亦可纳入须弥,陶壶之中亦可承载日月河山。

我们只需以真行走于世,以善放歌于世,以美馈赠于世,如此便能以吾生之须臾,缔造大世之永恒。

扬州大学文学院 严文婧